

## 电视剧《隐身的名字》导演杨阳谈创作初衷

## 在生活深处看见“女性的名字”

“这部戏的确是我在片场哭得最多的一次。”接受采访时，导演杨阳毫不掩饰《隐身的名字》带给自己的情感冲击。在与编剧讨论时哽咽失语，到片场说戏时笑泪交织，在这部女性群像剧收官之际，杨阳回望创作过程，内心依然“抑制不住地动容”。这位从业数十年的导演，罕见地袒露了创作中如此密集的情感奔涌，而这一切，源于她对一个命题长达二十余年的执着追问：女性的名字，究竟被折叠在了何处？

以悬疑为壳  
呈现情感与力量

杨阳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并非偶然。上世纪90年代，她即以《牛玉琴的树》《午夜有轨电车》等作品开启对女性议题的探索。1999年的《牵手》从婚姻困境切入，讲述女性在遭遇打击后的自省与成长。此后，古装剧《梦华录》中的女性励志故事，同样承载着杨阳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在现实主义力作《不完美的受害人》中，杨阳将目光投向职场性骚扰，继续挖掘女性在现实中的困境与抗争。

谈及题材选择，杨阳表示导演应有开阔视野，而关注女性题材于她而言源自天然的性别视角。多年来，她始终希望借作品挖掘女性的内心世界，探讨女性在现实中的困境、抗争与成长，呈现女性之间细密而坚韧的情感联结。2023年，杨阳初读《隐身的名字》原著小说，当即决定将其搬上荧屏。

《隐身的名字》塑造了任小名、任美艳、柏庶、葛文君、文毓秀等一众鲜活的女性形象，讲述了一段关于相互救赎、彼此和解与个人成长的故事。剧集以任小名青春时期的日记被丈夫抄袭发表为起点，引出日记背后动人心魄的往事，通过任小名与旧友柏庶、母亲任美艳、启蒙老师周老师等多位女性交织的命运，展现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情感与生命力量。

尽管以一桩尘封多年的水泥藏尸案为线索，但剧集并未囿于悬疑类型叙事框架。杨阳坦言，最吸引她的并非案件与悬疑感，而是其中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人物，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魅力与人生，足以撑起整部作品的灵魂。采访中她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把《隐身的名字》当作悬疑类型剧去拍。”她为这部剧确立了清晰的创作序列：女性、情感，这情感中也包含了各个角色的成长，最后才是悬疑，悬疑只是串联故事的钩子。



《隐身的名字》海报

## “名字”是贯穿全剧的意象

“名字”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勾连起《隐身的名字》中一个个女性重拾自我的故事。剧名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女性表达的隐喻，既指向任小名被丈夫窃取的著作权，也隐喻那些在生活中被抹去痕迹的女性。剧中女性的名字被折叠在母亲、女儿、妻子等伦理身份里，在“应该”与“想要”之间撕扯，而影像语言则具象化呈现了这种“被隐身”的状态。

女主角任小名（倪妮饰）的名字本身就透着某种漫不经心的轻忽，她对自身著作权的捍卫，实则是一场对自我身份的庄严正名。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讨喜”角色，任小名执拗、别扭，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喜欢上的女主

角。杨阳坦言，看似光鲜体面的生活背后，任小名在婚姻中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她的处境折射出当下许多女性的生活困境。

任小名与母亲任美艳也呈现出复杂的人物关系，母女俩既相依为命，又互相伤害，“爱里掺杂着愧疚与说不出的委屈”。剧集用大量篇幅刻画母女间的争吵、沉默与生活琐碎，以此呈现微妙的张力。闫妮饰演的任美艳“顶花带刺儿”，她以自己的方式护着孩子，在颠沛流离中仍努力生活。

最让杨阳动容的，是任美艳最后一场戏：“她得病了，搂着小名说，‘老天爷，把苦都给我，把乐都给我女儿。’”说到这里，杨阳声

音哽咽。那场戏中，杨阳即兴发挥，让任美艳在恍惚中将女儿错认成文毓秀。“我想起我妈妈，最后在病床上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

剧中其他女性角色同样立体丰满：文毓秀（董洁饰）在最绝望的时刻也未放弃生的希望，内心深处依然怀抱理想；柏庶（刘雅瑟饰）被养母葛文君（刘敏涛饰）视作他人的替代品，在控制与反抗间挣扎，却从未熄灭对自由与独立灵魂的渴求。正如杨阳所言，剧中每位女性都背负着独特的创伤与缺憾，在挣脱命运枷锁、彼此支撑与深度羁绊的过程中，从未停止对“我是谁”的追问与确证。

## 让更多女性“被看见”

《隐身的名字》在叙事方式和节奏上淡化了“谁是凶手”的悬念，转而融入大量家庭内、母女间、姐弟间、同学间的生活细节。剧集采用多时空嵌套结构，让过往与当下、记忆与现实交织成网，让角色在生活细节中慢慢立住，带领观众在解谜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人物命运的浮沉。

杨阳坦言，拍摄初期曾对剧集复杂的叙事模式和琐碎的情感脉络有过一丝担忧，但播出后观众的真实反馈让她更坚定了遵循现实题材创作原则的决心。“我们要让观众看到，这些人物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过来的。要把这些戏做得饱满、丰富、触动人心，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某一时刻想到自己，既有审美的享受，又有心灵的感动，会想起自己生命中重要的

情感联结，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看见内心深处那个不肯放弃的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和生命密码。”

在杨阳的创作观里，文艺创作是为了与世界对话，表达自己对世界与人性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拍出赏心悦目的画面。拍《梦华录》时，她想到的便是将身边“北漂女孩”的处境置入宋朝故事中。“不管什么题材、什么故事，想注入生命力，就不能放弃真实的表达。真实的表达、真实的人物，有时并不一定讨喜，但我仍愿意选择真实。因为真实才能让观众看到自己的人生，看到我们所处的世界，这才是创作的意义。”

(北京晚报)



导演杨阳